

眉公《巖棲幽事》所反映之處世態度

耿 湘 沅

壹、前言

自公安三袁提出了「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」的主張，並且寫了許多最能體現個人情態的小品文，破除了當時擬古的思潮，給文學注入蓬勃生機，自此蔚然成風，出現了許多抒發個人思想感情的作品。此時的一些文人認為文學不再是「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」，而是一種聊以自娛、愉悅性情的手段，抒發自我、寄寓自己思想感情的一片樂土。他們喜歡追求閒適的生活情調，尋求自我的價值，冀求在個人內心世界裡得到解脫，將他們在周遭事物的所聞所感，採用信手拈來，適意而止的靈便方式，以抒胸中抑鬱，一掃世態俗情。這種寫作，有的是出於作者自得，有的是歷來格言的精選，題材十分廣泛，山林泉石、魚蟲花鳥、國家治亂、世態炎涼，無所不談。在他們山居、田棲、焚香、斗茗的字面之下，隱含有教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應對法則，可以從中尋求修身齊家、待人處世的圭臬。這類的小品文，作者頗多，成書不少，對當時及後代社會影響極為深遠。試舉下列數則文句，一睹其風貌。

口中不設雌黃，眉端不挂煩惱，可稱煙火神仙；隨宜而栽花竹，適性以養禽魚，此是山林經濟。風晨月夕，客去後，蒲團可以雙跏；煙島雲林，興來時，竹杖何妨獨往。（屠隆〈波羅館清言〉）

作者現況

* 作者現為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

在紛擾的塵世裡，能不挂煩惱，隨意栽花竹，適性以養禽魚，這種悠然的心境，正是文人所欲追求與嚮往的，「興來時，竹杖何妨獨往」，豈不是能活得更為自如，更為有趣。

銀河清淺，萬籟無聲；濁酒一壺，素琴一張。願與幽人共之。（楊夢〈衰草玄亭漫語〉）

在真實的生活中，陶然於酒意，醉迷於琴心，自有令人欣喜的自得，此時若有知音相伴，共領幽情，則可擊節唱和，笑傲人生了。

幽居雖非絕世，而一切使令供居、交游晤對之事，似出世外；花為婢僕，鳥當笑談，溪澗澗流代酒肴烹烹。書史作師保，竹石資友朋。雨聲雲影，松風蘿月，為一時豪興之歌舞。情境固濃，然亦清華。（吳從先〈小窗自紀〉）

作者以怡然的心境將隱居處的景物寫得有韻致、有情趣，在花枝搖曳、鳥聲清脆、澗水清澈見底的環境中，又有書史為師、竹石為友，自然神清氣爽，與世無爭。

清閑無事，坐臥隨心，雖粗衣淡食，自有一段真趣。紛擾不寧，憂患纏身，雖錦衣厚味，只覺萬狀愁苦。（陸紹珩《醉古堂劍掃》）

在人的主觀世界中，最重要的是能得到精神的自由與寧靜，因此粗衣淡食不足為慮，錦衣玉食亦令人煩憂。若能心境淡泊，坐臥隨心，便能自得其樂，此表達了作者心清如水，恬淡自如的人生態度。

焚香倚枕，人事都盡，夢境未來。僕於此時，可名臥隱，便覺鑿環住山為煩。（陳繼儒《巖棲幽事》）

焚香倚枕，便可世事皆忘，悠然和平，此可名為臥隱，因而感悟到隱士之超脫，並非要鑿環住山，與世隔絕，其實一切全在心境，這是一種極為睿智、達觀、實際的人生態度。

這些人中，不乏禪淨雙修、定慧具足的高士，也不乏琴棋書畫皆精通的才子，

其中以陳眉公（繼儒）領袖風騷，聲名喧嘩，實為晚明文人中之佼佼者。

貳、眉公其人

眉公姓陳，名繼儒，字仲醇，自署清癯居士，青空公，又號眉道人，人稱眉公，時人又以「山人」目之。松江華亭（今上海市松江縣）人。工詩善文，兼能詩畫。著述宏富，有《陳眉公先生全集》、《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》、《眉公雜著》等書傳世，另輯有《寶顏堂秘笈》六集，保存雜記小說甚多，其中秘集又名《眉公雜著》，收有眉公著作十六種，有《見聞錄》、《珍珠船》、《妮古錄》、《群碎錄》、《偃曝談餘》、《巖棲幽事》、《枕譚》、《太平清話》、《書蕉》、《筆記》、《書畫史》、《安得長者言》、《狂夫之言》、《續狂夫之言》、《香案牘》、《讀書鏡》。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（西元一五五八）生，思宗崇禎十二年（西元一六三九）卒，享年八十二。

明季思想解放，士尚新奇，因有所謂山人一派，考之記載，則以陳眉公、董其昌等名聲最大，而眉公可為山人的典型^①，錢謙益記述眉公的生平說：

繼儒，字仲醇，華亭人。少為高才生，與董玄宰、王辰玉齊名。年未三十，取儒衣冠焚棄之，與徐生益孫，結隱於小崑山。仲醇為人，重然諾，饒智略，精心深衷，妙得老子陰符之學。婁東四王公雅重仲醇，兩家子弟如雲，爭與仲醇為友，惟恐不得當也。玄宰久居詞館，書畫妙天下，推仲醇不去口。海內以為董公所推也，咸歸仲醇。而仲醇又能延招吳越間窮儒老宿隱約饑寒者，使之尋章摘句。族分部居，刺取其瑣言僻事，薈叢成書，流傳遠邇。款啓寡聞者，爭購為枕中之秘，於是眉公之名，傾動寰宇。遠而夷酋土司，咸巧其詞章，近而酒樓茶館，悉懸其畫像，甚至窮鄉小邑，鬻糶、市鹽鼓者，胥被以眉公之名，無得免焉，直指使者，行部薦舉無虛牘，天子亦聞其名，屢奉詔徵用。年八十餘，卒於茶山之精舍。^②

^①見陳萬益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》，頁八十八。

^②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丁集下，〈陳徵士繼儒〉。

據此所敘，眉公年未三十，即焚棄儒衣冠，拒絕科舉考試，結隱於小崑山，設館授徒，讀書著述，竟能名聞遐邇，聲震江南，遠至偏遠夷酋土司，皆紛紛求其詞章，近而酒樓茶館，悉懸其畫像，甚至所售之餅、鹽等雜物，皆冠以眉公之名號，可見其名聲之響亮。《萬曆野獲編》卷二十六也記載：

近日友人眉公作花布纈綾被，及餅餌床溲等物，亦以其字冠之，蓋亦時尚使然。（玩具 物帶人號條）

足見眉公的聲名，可謂風靡一時，造成了一股流行風潮，引人競相仿效。即使眉公欲避開人群，世人亦追隨不捨。在《眉公先生全書》卷七中說：

吾隱市，人跡之市；隱山，人跡之山。乃轉為四方名岳之遊，如獐獨跳，不顧後群；如獅獨求，不求伴侶，然丹微翠險，梯腐焦藤，每欲飛度而空躡之，計莫若退隱田園。

其實眉公所嚮往是悠遊於翰墨觴詠而不問世事，倘伴山水間的文人風雅生活，因此退隱田園、避入林壑、笑傲煙霞、戲狎猿鶴，逍遙天地之間，能守得一靜字，以求安穩本色。心靈得到自然的調適，一切塵慮俗念，功名利祿、得失毀譽，一掃而空，不存半點掛礙芥蒂，而在精神上得到滿足。

眉公自稱贅人，其自述云：

余宇宙之贅人也！方其翩翩為儒生也，近儒；及其毀冠紳遊戲于佛奴道民之間，近二氏；醉臥酒壚，高吟騷壇，近放；遇人倫禮樂之士，捫舌屏氣，斤斤有度，近莊；好譚天文禽道及陰陽兵家言，近迂；浪跡山根樹林之傍，與野獼瘦猿騰踴上下而不能止，近野。故余之遊于世也，世不知其何如人？余亦不自知其何如人？其五行所不能束，三教之不敢收者邪？蓋宇宙之贅人而已。③

③《陳眉公先生全集》卷十二〈藝苑贅言敘〉。

據此短文，可以想見眉公一生之風貌、言行，揉和著智慧與人生的喜悅。無怪乎其雖屢奉召徵用，皆不肯入仕，隱逸清高的形象，為時人推為山人之首；費元祿為其《巖棲幽事》一書所作敘文中，即稱其為隱君子。

眉公年未三十，即棄青衿，結隱於小崑山中，其山居的隱逸形象，言行舉止，皆見之於所著的巖棲幽事一書。自此書中可以反映出眉公山居的生活意識和思想傾向，它雖是心靈片刻的感悟，或是片斷的人生省察的記錄，也許只反映心靈的小小側面，但是這一小小的側面，卻把人生的意義，處世的妙諦都鮮明地表現出來。仔細地品味，其中蘊含著無法形容的滋味，處於現代煩囂忙碌的物質社會中，它像一副清涼劑，可以滋潤調理人的心靈，享受到一種充實的、內在的、自由的生命美感，故本論文以此書來探索眉公的處世態度。

參、巖棲幽事所反映之處事態度

《巖棲幽事》共一卷，語言清俊簡麗，文風飄逸精雅，形短小精緻，多則數行，少則數字，共一百三十五條。內容則十分豐富，山林泉石、魚蟲花鳥、心情感受、生活態度、對自然的體認、對人生的把握，無所不談。把眉公的思想面貌，鮮明地勾畫出來，令人會心一悟。眉公在此書自序中說：

丁酉始得築婉孌草堂于二陸遺址，……惟喜與鄰翁院僧談接花藝果，種秫苓之法，其餘一味安穩本色而已，暇時集其語為《巖棲幽事》，藏之土室。

眉公以山人自居，不求浮世人知，縱情於丘壑，「放浪形骸，且寄高文自適，故此書多與鄰翁社友，田畷岩僧，談接花果，探量晴雨，時出名言，間參禪妙。」（鉛山費元祿撰〈巖棲幽事〉敘）。眉公的山居生活，由此書可窺知，其處世態度，亦可由此書窺知。今就此書內涵分三點討論眉公處於人世環境中，因自然景物或人事事件與發展感應的經驗，探討其所呈現出的處世態度。

(一)山居取閒之生活境界

晚明好山居的人頗多，著一藜杖，倘佯於山林水涯之間，尋幽弔古，以暢襟懷，或訪畸人逸民，以及浮屠氏能寫詩者，相與推敲唱和，這種樂佳山碧水的心境，為人生最大快樂。故當袁中郎為吳令時，即力求去職。他與楊安福書說：

吳令甚苦我，苦瘦，苦忙，苦膝欲穿，腰欲斷，項欲落。嗟乎！中郎一行作令，文雅都盡，人苦令耶？抑令苦人耶？夫古有鳴琴飛鳥，栽花種柳者，不知此輩有何功夫，作此閒伎倆？④

指出官宦生活與閒情無法兼得。在給丘長孺一文中言其「一日之間，百暖百寒，乍陰乍陽，人間惡趣，令一身嘗盡矣，苦哉。」⑤，當他辭官後，認為是「敗卻鐵網，打破銅枷，走出刀山劍樹，跳入清涼佛土，快活不可言！不可言！」從此可以「安排頭戴青笠，手捉牛尾，永做逍遙纏外人矣。」⑥充分表露出其逃離官場的愉悅心情。

眉公性好山水，喜山居，追求山林隱逸超塵脫俗的生活趣味。嘉靖四十五年，眉公時年九歲，即曾私號「半石山人」⑦，是其天性即好山水。在萬曆十年（廿五歲）與十三年（廿八歲）兩次科舉不第後，即視功名如浮雲。三十歲與徐益孫買小崑山之乞花場，但為生計故，不得不奔走四方，設館授徒，以求糊口，未能結廬山居。四十歲時，獲陸樹聲、包羽明、董其昌合捐山貲，築讀書台於小崑山之陰，依崗負壁，構室五楹，題榜「婉孌草堂」，終於達到山居之願。得能「愜住山心」⑧。悠遊其間，稱性而出，適情而止，盡享山居之樂。

眉公避居山水之間，力求去名禮束縛，寄身山野，以求一己身心之安適。為達

④見朱劍心《晚明小品選注》卷八書簡。

⑤同前，卷八書簡。

⑥同前，卷八書簡，〈給聶化南〉。

⑦陳夢蓮《眉公府君年譜》，四十五年丙寅條，「府君九歲……竊意詩詞，私號曰半石老人。」

⑧見陳繼儒〈巖棲幽事序〉。

物我合一，物我兩忘的境界，他說：

山居勝於城市，蓋有八德：不責苛禮，不見生客，不混酒肉，不競田宅，不問炎涼，不闢曲直，不徵文甫，不談仕籍。如反此者，是飯僧牛店，販馬驛也。（《巖棲幽事》十一則）

眉公由棄舉業而自適山林，早已不在乎外在的文飾，嘗言「衰而史不加貴，布衣而史不加遜。」^⑨，以超越世俗的觀點，表明自己的棄世山居，亦嘗自稱為「宇宙之贅人」（見眉公其人），也在說明其自脫於世俗的清高。眉公既厭人間的繁華名利又患塵世的庸碌喧囂，故認為築茅於山，必須具有此有益德性的八點，始能在山居之時，蕭條獨處，隨興往來，無世間煙火俗氣，而能寄情山野，怡情養性，歸向寂靜。眉公又說：

凡山居者先須識道，若未識道而先居山，但見其山不見其道。故心境未通，矚物成壅，則鬱鬱長林，峨峨聳峭，鳥獸鳴咽，松竹森梢，水石崢嶸，風枝蕭蕭，藤蘿縈絆，雲霧氤氳，適足以資其喧耳。^⑩

山居不一定是罕見人跡，但要能識道，即是要具有足夠的道德修養，始可徜徉於山水間，領悟山居之清幽，體認自然界之奧妙，否則心境未通，林籟水聲等自然景象，反增其喧，而未能得幽靜之趣。因此關鍵在於保持自己的質性和志趣，心境暢通，就不會受外界的干擾和影響。

眉公既喜山居，又如何度其山居生活，他說：

凡山居，設經籍機杼，以善族訓家；備藥餌方書，以辟邪衛疾；儲佳筆名繭，以點繪賦詩，留清醪雜蔬，以供賓獨酌；補破納舊笠，以犯雪當風；畜綺

^⑨ 《眉公先生全集》卷四一〈葆我張太公傳〉：「三十謝諸里，退老於山陬水涯，栩栩甚適也，衰而史不加貴，布衣而史不加遜」。

^⑩ 〈簞曝偶談〉，見《歷代小說筆記選，明朝》第二冊，四一七頁。

石奇墨，古玉異書，以排閒永日；製柳絮枕，蘆花被，以連床夜話；狎黃面老僧，白頭漁父，以遣老忘機。（《巖棲幽事》第五則）

在棲止岩石間山從讀書賦詩中，得到精神的快樂；在山居的生活中，時與黃面老僧，或白頭漁父戲遊，而忘卻世間的奔競爭奪；心靈在山水之間融洽暢適，因為名利之場，斷斷比不上清曠之域，因此他又說居山應「心無機事」^①才能清和其心，調暢其氣。故山居閒時，則：

箕踞於斑竹林中，徙倚於青石几上，所有道笈梵書，或校讎四五字，或參諷一兩章。茶不甚精，壺亦不燥，香不其良，灰亦不死，短琴無曲而有弦，長謳無腔而有音，激氣發於林樾，好風送之水涯，若非羲皇以上，定亦嵇阮之間。（《巖棲幽事》五十三則）

眉公過人之處在能從極平淡、極普通的山居生活中體悟到無限的快樂，獲得心靈的充實和平衡，難怪他有若非羲皇以上，定亦嵇阮之間的懷抱。

眉公並強調取閒的境界，因為閒是一種情趣，也是韻的一種境界，代表閒雅、從容、悠遊。山川風月，本無常主，閒者便是主人，寄情山野，閒居屋舍，不求聞達，始能超脫。他修繕別業時，所有景物的陳設，都要求能做到令人有閒適之感。達到賞心悅目的境界。每營建一處別業，必在崗阜回復或林水幽翳之處，闢地數畝，築室數楹，以槿為籬，編茅為亭，廣植竹樹花果，或隱或顯地表露出大自然的生氣。如此可以帶書硯、攜琴弈，閒居研講或談說屬文，悠遊終日，表現出一幅閒適悠雅的情境。

謝靈運有詩「巖峭嶺稠疊，洲縈渚連綿。白雲抱幽石，綠篠媚清漣。」（〈過始寧墅〉）所呈現的境界，正如沈約宋書中所說的有「興會標舉」的情致^②，給人

^①見《巖棲幽事》一一六則，居山有四法，樹無行次，石無位置，屋無宏肆，心無機事

。

^②見楊明著《南朝詩魂陶謝風采》，頁一四。

一種遠離世俗塵囂的美好享受，心境融洽暢適，這也正是眉公在山居生涯中所欲求的「閒」，在華淑〈題閒情小品序〉一文中，他說明閒的境界：

夫閒，清福也，上帝之所以吝惟，而世俗之所避也。一吝焉，而一避焉，所以能閒者絕少。仕宦能閒，可撲長安馬頭前數斛紅塵；平等人閒，亦可了卻櫻桃籃內幾番好夢。^⑬

閒既是上帝所吝，世俗所避，故能取閒者絕少，而能閒則無奔波之苦，且能全其情性之真，如此可謂清福。眉公為山人名士，應可掙脫各種塵網的羈絆，使人生超越於汙濁的世俗名利場之上，得到精神的超脫，心志的閒適，而享此「清福」。然因名聲太大，無法真正「閒」，仍有難以避免的人事周旋與干擾。他在〈書避客〉一文中抱怨「余畏客，舍城而山，客跡之山；舍山而舟，客跡之舟」^⑭。雖然如此，他也有避喧謝客之道，他說：

住山須一小舟，朱欄碧幄，明櫓短帆，舟中雜置圖史鼎彝，酒漿菹脯。近則峰泖而止，遠則北至京口，南至錢塘而止。風利道便，移訪故人，有見留者，不妨一夜話、十日飲。遇佳山水處，或高僧野人之廬，竹樹蒙茸，草花映帶，幅巾杖履，相對夷然。至於風光淡爽，水月空清，鐵笛一聲，素鷗欲舞。斯也避喧謝客之一策也。（《巖棲幽事》八十四則）

眉公結茅山中，本為屏喧息囂，既然不能擺脫人事的干擾，惟有只取知交，謝絕人群，以求能山居取閒。由自然的生息動靜中，體認「乾坤最上文章」^⑮，並由此解悟人事，故云「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，此八字可受用一生」^⑯，一切順其自然，毫不勉強。心閒則神定，自能領會生活之趣，山居取閒的生活境界，正是心靈修養的

^⑬見朱劍心《晚明小品選注》卷二，序跋之一。

^⑭見白石樵《真稿》卷二一。

^⑮見《茶根譚後集》六四則。

^⑯見陳繼儒《安得長者言》六一則。

外現，展現其清高的情操，體悟到人生和宇宙的玄機妙道。

(二)淡泊疏離之人生態度

晚明順承王門後學發展，盛行三教合一的學風，文人因受此學風的影響^⑰，思想比較通達，富於浪漫思想。尤其是山人、名士和不受名教拘束的文人，不願受到傳統儒家學說及封建禮教的藩籬，往往兼涉佛家的禪宗思想及道家的自然主義。他們在義理詮釋上，並不謹守儒家本業，日常舉止行為方面，則自命幽人韻士，多歸向於閱藏習靜、看山聽泉，以自別於那些營求名利權位的人。陳垣在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一書裡說：「萬曆而後，禪風寢盛。士大夫無不談禪，僧亦無不與士大夫結納。」此輩衲子超然世外，談禪論悟，習靜與道，又兼善書畫，通曉詩文，山人名士亦因習性相近，而樂與之為友。沈德符〈萬曆野獲編·紫柏禍本〉一則載袁氏兄弟與友人陶望齡、黃慎軒、吳本如等「相與聚談禪學，旬日必有會，高明士夫翕然從之。」^⑱，談禪說法，十分熱鬧。由於浸然成習，甚且有逃儒皈禪、皈道的傾向。這種傾向與生活情境結合，自我性靈與自然結合，提供了淡泊的人生態度。

眉公生性豁達自由，在山居閒暇，留連峰泐之餘，亦時與黃冠老衲，談道辯禪之妙，吟嘯唱和。在其〈自敘東余始末〉言：「方外有達老漢、雲棲老人、秋潭、麻衣和尚、蓮儒、慧解、了微、古冰、時來作伴。」^⑲從這些方外之士汲取了空幻的思想，因而淡於世味，即平日與知交董其昌等人，亦時結伴禪誦，以示超脫。

眉公處在晚明的政治環境之下，面對艱險的時勢，他的原則是避免碰觸現實問題，以免落人把柄，動輒得咎，故以「不願為文昌，但願為天聾地啞，庶幾免於今之世矣。」^⑳來面對當前的政治環境，以保全自我。他說：

^⑰參見周志文博士論文《屠隆文學思想研究三教合一思想的形成及發展》，頁一六一。

曹淑娟《晚明性靈文學研究三教思想的會合》，頁一二七。

^⑱參見曹淑娟《晚明性靈文學研究三教思想的會合》，頁一三二。

^⑲陳夢蓮《眉公府君年譜》六十四歲條。

^⑳《陳眉公先生全集》卷二，文娛錄序。

宦情太濃，歸時過不得，生趣太濃，死時過不得，甚矣！有味於淡也。^①

宦情、生趣太濃，令人憂喜起伏，生死相與，故選擇退離的姿態，山居修道論禪，過著逍遙自適的生活，以養生保全。在〈頑仙廬座右銘〉中，眉公說：

爭不急之辯，不如養默；處不切之事，不如養靜；助不直之舉，不如養正；恣不盡之費，不如養福；好不情之察，不如養度；走不實之名，不如養晦；近不祥之人，不如養愚。^②

他以默、靜、正、福、度、晦、愚的態度，求其本身內斂的修養，而能做到不以內傷外，不以形役神。若非真有超然智識，冷眼觀看紛紜世態，如何能與生活情境結合。「彼自處順，於我何關，我自處逆，於彼何與，究意思之，都是自生煩惱，天下事大率類此。」^③因以無所用心，無所在乎的角度退離人世，而反映出他的人生態度。故費元祿在〈巖棲幽事敘〉如此稱述眉公：

徵士眉公先生，華亭之隱君子也。少無俗韻，長有素心。獨居不寡，處眾忘多。謂華袞不足以榮身，則托意乎毫素；謂卑位不可以傲世，則縱情乎丘壑。遂乃棄榮從好，築館婉孌，深棲托跡於是乎遠。

少無俗韻，長有素心，則能心遠於功名利祿，而隨心從好，悠遊於翰墨觴詠而不問世事。

眉公雖以隱逸自任，三十之年即已覺悟人世之虛幻，選擇志養出世，守愚安分之路。但他也不全然捨棄人生，忘卻世事，老山溝壑的嵐煙怪趣，不過是他掩藏胸中塊壘的屏障，仍有關懷人世的熱情，只是不願捲入政治鬥爭，因此對地方事物，頗為關心；如為賑災濟民，急告當路，他寫了〈煮粥條議〉。為金山衛改州改縣，

^①見陳繼儒《安得長者言》第九則。

^②《陳眉公先生全集》卷四十九。

^③見陳繼儒《安得長者言》三十二則。

較易於城，於是作〈金山衛議〉，而〈松江府志〉的制作，則說明了他對地方事物的用心^②。眉公雖愛佛道的恍惚渺杳，仍注入了儒家對人世的關懷。

晚明文人頹放其用世之心，退離人群活動，不願身心受到外在環境干擾，眉公此時所表現出的為「嘿處、淡飯、著述、不批駁先賢，不必證人之非」《巖棲幽事》三一條）所以他說：「多讀兩句書，少說一句話。」（《巖棲幽事》第一條），少言語，多讀書，不惹是非，與世人保持相當的距離，以求明哲保身，因而他「掩戶焚香，清福已具。如無福者，定生他想。更有福者，輔者讀書。」（《巖棲幽事》一〇條）一枝竹，一炷香，一卷書，一個靜下來的心靈，真是一種冰清玉潔脫盡塵澤的境界，這就是眉公的幸福觀，一種充實的、內在的、自由的生命美感。《巖棲幽事》又說：

余每欲藏萬卷異書，襲以異錦，薰以異香，茅屋廬帘，紙窗土壁，而終身布衣，嘯咏其中。客笑曰：此亦天壤一異人。（二四條）

此中對讀書生活的禮讚，願終身布衣，嘯咏其中，而遊於物之外，傲到無所往而不樂的境界。

眉公置身青山綠水，清泉白石之間，俗抱塵心，蕭然冰釋，對人生自有體悟，他說：

莫言婚嫁蚤，婚嫁後，事不少；莫言僧道好，僧道後，心不了；惟有知足人，軒軒直到曉，惟有偷閒人，憨憨直到老。（《巖棲幽事》一三四條）

世間上的俗緣塵網，如巨大的網羅，束縛人性，早婚嫁，則陷入煩瑣的生活俗事中，即使遁入空門，亦未必能了斷塵心，惟有知足人、偷閒人，始能無憂無慮，怡然自得，保持一分寧靜的心，樂乎乎活到老，這種體悟，在在都顯示了他睿智的思想

^②見陳萬益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》，頁一〇八。陳夢蓮《眉公府君年譜》五十一歲、六十五歲條。

，涵育出自己的人格。又如：

香令人幽，酒令人遠，石令人□，琴令人寂，茶令人爽，竹令人冷，月令人孤，棋令人閑，杖令人輕，水令人空，雪令人曠，劍令人悲，蒲團令人枯，美人令人憐，憎令人淡，花令人韻，金石彝鼎令人古。（巖棲幽事第二條）

萬物都以不同的形態存在著，同時也以獨特的神貌存在著，眉公透過以自我主體為中心的角度來觀看世界萬物，對常見的東西引起了感情變化的感受，而有幽、遠、□、寂、爽、冷、孤、閑、輕、空、曠、悲、枯、憐、淡、韻、古等不同的感受。十七種事物，十七種不同的感受，包含著他的智慧和才華，包含著他的真情對自然的體察，而表達了眉公對生活的愛好和審美觀。這是一個物我相應的主觀感受，與現實生活保持適當距離的淡泊態度，始能興發情感。然而人的境遇並不是順遂如意的，也無法強求的，若要達到這種境界，除了眉公所要求的「隨常而已」^②，尚須淡宕的心境，故在《巖棲幽事》中言：

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，一偈不參而多禪意，一句不濡而多酒意，一石不曉而多畫意，淡宕故也。（九條）

人的各種美質都是自然流露的，天性使然才更覺其純真率直，渾然天成，本性淡宕，能得萬事萬物的真趣，透過自我性情的圓融，和外在的情境融和，即使是一字不識、一偈不參、一句不濡、一石不曉，亦能達到詩意、禪意、酒意、畫意的境界。他又說：

多少箴，不知何人所作，其詞云：少飲酒多餛飩，多茹菜少食肉，少開口多閉目，多梳頭少洗浴，少群居多獨宿，多收書少積玉，少取名多忍辱，多行善少干祿，便宜勿再往，好事不如無。（十條）

② 《巖棲幽事》二二條：「蘇子由每云：多疾病則學道宜，多憂患則學佛宜，以肉食無公卿福，以血食無聖賢德，然則何居而後可，曰隨常而已。」

在紛亂的世界裡，「少開口多閉目」，超越環境，做一旁觀者，則可遠離禍端，可謂最佳處世態度。「少群居多獨宿」，則偏向於個人取向，退回個人獨居時無災無禍的環境，以避免與人際間的衝突。能有「少取名多忍辱」、「多行善少干祿」的襟懷，自能滌去胸中種種煩惱、紛亂、積垢，而淨化人的心靈世界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，這都是成熟圓滑的生命觀的體現。這樣的生活態度，貫穿了眉公的生活整體，反映出他淡泊疏離的人生態度。

(三) 謹言慎行之應世之道

眉公自幼聰穎能文，博綜六經百家之書，長爲諸生，與董其昌、王世貞齊名。曾名志於功名，萬曆十年、十三年兩度赴試，都未能得第，乃決定謝去青襟，隱居崑山之陽時，郡侯喻公及地方縉紳雖再四慰勉，亦不能奪其志，在他的〈告衣巾呈〉一文云：

例請布衣，以安愚分事。竊惟住世出世，喧寂各別；祿養志養，潛見則同。老親年望七旬，能甘晚節；而某齒將三十，已壓塵氛。生序如流，功名何物？揣摩一世，真拈對鏡之空花；收拾半生，肯作出山之小草。乃稟命於父母，敢告言於師尊，長笑雞群，永拋蝸角。讀書談道，願附古人；復命歸根，請從今日。形骸既在，天地猶寬；偕我良朋，言邁初服。所慮雄心壯志，或有未墜之時，故於廣眾大庭，預絕進取之路，伏乞轉申。^{②6}

眉公感到時事之不可爲，富貴之不可恃，加上科舉之拮据人心，因此要給自己創造一個悠遠的心境，爲自己的心靈留一塊聖地，而選擇志養出世，以守愚安分來面對君王荒佚，璫焰薰灼，政風敗壞的環境。這種清醒謹慎的人生態度，堅臥不起的事實，的確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。在《巖棲幽事》中載：

韓退之詩云：「居閒食不足，從官力難任，兩事皆害性，一生常苦心。」子

^{②6}王應奎《柳南續筆》卷三。

瞻詩云：「家居妻兒號，出仕猿鶴怨，未能逐什一，安敢搏九萬。」二公猶不免徘徊於進退之間，其後退之迷雪於衡山，子瞻望日於儋海，回視闔戶擁衾，簞瓢藜藿，不在天上乎？故考槃詩云：「獨寐寤言，永矢弗諼。」（四十七條）

「獨寐寤言，永矢弗諼。」，此二句正表明了眉公力除名教世俗的束縛，追求高超逍遙的心境與立身應世之道。後來顧公（按：顧憲公）及諸名賢招其入東林講社，眉公辭謝不去；琴川耿侯建絃歌棲，延請四方理學名公開講社，眉公也以疾病辭^⑳。正實現了他一生堅持布衣身分，不受徵召的心志。

眉公急流勇退，謝絕進取之路，隱居讀書著述，他的山居生涯，可說是一個山人的典型，但眉公卻恥作山人遊客態，他說：

王公布衣之交，僅存一線於天壤，寧使訝其不來，毋使厭其不去。

又說：

躑躅公庭，必為雙鶴所笑。^㉑

眉公的涇涇索節，由此可以得見。故其山居時，特重立身操守。在《巖棲幽事》中載：

陸平翁〈燕居日課〉云：以書史為園林，以歌咏為鼓吹，以義理為膏粱，以著述為文繡，以誦讀為菑畲，以記問為居積，以前言往行為師友，以忠信篤敬為修持，以作善降祥為因果，以樂天知命為西方。（四五條）

也正因為眉公潔身自好，而名重海內，有「山中宰相」的贊嘆。^㉒

^⑳見陳夢蓮《眉公府君年譜》四十三歲、四十八歲條下所記。

^㉑陳夢蓮《眉公府君年譜》，文末總結。

^㉒曹家駒紀陳眉公說夢，「董思白、陳眉公兩先生，名重海內，然董不過以字畫馳譽，若眉公則山中宰相，奔走豪傑。」

身處當時的政治環境，眉公以為若能置身靜穩之中，則鬼神造化奈何不得^{③⑩}，即使是身處深山中，也不可憑空放言高論，所以他說：

昔之隱居者放言，今之隱居者宜孫言，然出於口落於筆皆言也，慎于口而不慎于筆，謂之孫言，可乎。（《巖棲幽事》十六條）

……余謂有古云：上士閉心，中士閉口，下士閉門，我操中下法，庶其免手。（《巖棲幽事》二十八條）

傅大士云：寬著肚皮須忍辱，放開冒眼任從它。（《巖棲幽事》一二九條）

眉公感受到現實生活的黑暗，若率性而言、而行，難免會遭遇世俗的毀譽，於是以中等人士閉口與下愚之人閉門的方法，小心處世，以免禍端。再以寬著肚皮，放開眉眼的心胸，面對世事，凡事不必太執著，則任何橫逆皆能坦然處之，以局外袖手旁觀之人的角度來俯視紅塵，自能得其所哉。

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既投身於千里紅塵中，面對所不喜愛的社會，眉公以自我的人生信念來立身應世，以保持自己處世的原則。他說：

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，當令以讀書通世事。（《巖棲幽事》六十六條）

著棋不若抄書，談人過不若述古人佳言行。（《巖棲幽事》七十五條）

與其結新知，不若敦舊好，與其施新恩，不若還舊債。（《巖棲幽事》八十二條）

邵曉夫云：但看花開落，不言人是非。（《巖棲幽事》八十五條）

東坡〈乙帖〉云：「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，大要是慳耳。而文以美名，謂之儉素，然吾儕爲之，則不類俗人。」真可謂淡而有味者。〈詩〉云：「不戰不難，受福不那。」口體之欲，何窮之有，每加節儉，亦是惜福延壽之道，

^{③⑩}《陳眉公先生全集》五十四卷，復許繩齋郡侯，「若國軸之變化，家鄉之紛拏，且端坐冷眼觀之。俠客之不如英雄者，俠客動而英雄靜也。英雄之不如聖賢者，英雄賢而聖賢穩也。若置身靜穩中，即鬼神造化奈何不得，況目前餘子哉。」

進京師宜用此策也。余以爲山林人，此策尤不可少。（《巖棲幽事》一二四條）

從其中可以得知眉公之志尙與處世態度，以讀書可通人世，使人明智，遂以書史爲園林，沈浸其中，著述自娛。人世紛擾，稍有不慎，即招致災禍。不言人是非，以古人佳言行爲修持，正表現其忠信篤敬的德行。而口體之養，何窮之有，豈肯爲宦途得失，身陷名利牢籠而不拔，故高臥不仕，以明其志。眉公外以儒行修持其志，內則以釋人道汰洗其行，旁以園史、山水，以樂其志。在一個政局沈悶，仕途險巇的時代裡，眉公唯有以此立身應世，始能免於前所言的「躑躅公庭，必爲雙鶴所笑」的境地，同時他也了解凡事之「可遇而不可求，即可求而不可常」的道理，因此他嘗試作自我調整，以「紙窗竹屋，夏葛冬裘，飯後黑甜，日中白醉」^{③①}，在行爲上作妥善的規範，以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動。正因爲這種自覺和警惕，而明史稱其「志向高雅，博學多通」^{③②}。

肆、結語

晚明時期，文人處於秕政叢起、綱紀廢弛、宦官弄權、黨爭激烈、殘害忠良、政治腐敗的環境之下，身心備受壓迫，對政治感到絕望。這種現實環境所造成的思想苦悶，給予文人巨大的心理衝擊，動搖了以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作爲現實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。唯有滯跡園林、寄情山水，或棄官不仕，做個玩世不恭的名士，逍遙於天地，以苟全性命於亂世。又因受了王陽明提倡良知的學說，打破了道統的陳舊格套，喚起了個人精神的自發，而表現出一種活潑自由的精神。自然使思想脫離束縛，走上自由解放的路徑，因而影響了他們的情懷心境與生活的內容

^{③①}見《巖棲幽事》八十七條：「古云鶴笠鷺蓑，鹿裘鶴冠，魚枕杯，猿臂笛，與夫畫圖之屋廬，詩意之山水，皆可遇而不可求，即可求而不可常。余唯紙窗竹屋，夏葛冬裘，飯後黑甜，日中白醉。」

^{③②}見《明史》卷二九八，〈隱逸列傳〉：「黃道周疏稱志尙高雅，博學多通，不如繼儒，其推重如此。」

方式。

眉公處在這樣政治黑暗的現實環境中，唯有不求聞達，飄然遁隱，棄絕功名仕進，尋覓一種適合的處世態度，始能於亂世中明哲保身。其《巖棲幽事》一書，雖然以隨筆筭記的方式，記錄他在日常生活中靈光片羽的體悟，或是擷取前人的嘉言格語，皆足以反映其如何適應當時的社會與應世的態度。

眉公退隱山居，讀書著述，悠然於雲山煙霧中，享受山林清靜，其志不可謂不高潔。但他也並非離群索居，杜門謝客，在小崑、天馬、細林、東余、鳳凰諸山峰的園林中，有很多遊客往遊，其間雖苦於眾多遊客而有避客藏身之嘆，但眉公並未因此而拒人來往，在陳夢蓮《眉公府君年譜》，文末總結說：

蓋以賣文之外，絕妄漁，愧干請，交大遊廣，時興山水花木作緣，隨有隨散。一生似動而靜，似靜而動，客眾厭其溷，客去苦其寂。每當春秋佳日，月夕花晨，非摻舸龍潭，則曠室郊外，一時名姝騷客，輻湊而至，或匿蒹葭蘋蓼間，長歌短笛，鷗鷺驚翔，累日經旬，興不盡不止也，囊不洗不返也。

由於眉公這種謙沖溫和的個性，頗能迎合時俗，即使與眾人相處，也不減其山林逸趣，因而為他獲取了名聲。在山居時，雖徵書屢下，皆不為所動，可見其隱退之志的堅定。雖然出隱，仍有關心地方事務之心，時陳述利弊，匡濟地方，以盡處士之責。

在諸事紛亂的晚明之世，眉公悠然活到八十二歲，而得其善終，這證明了眉公隱退山居的選擇，平易近人的處世態度，是一種祈福避禍的正確之路。